

林华东 主编
周磊 张双庆 副主编

汉语方言语法新探索

第四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厦门大学出版社

汉语方言语法新探索

—第四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林华东 主 编

周 磊 张双庆 副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方言语法新探索:第四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林华东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615-3473-1

I. 方… II. 林… III. 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H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1610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39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泉州新春印刷厂印刷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16 印张:14.5 插页:2

字数:250千字

定价:2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和汉语语法学界同仁的倡导下,已经开了四届。

会议发起于黑龙江,之后转战武汉,再挥师南下广州;200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由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与泉州师院主办、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协办的第四届会议,在泉州师范学院召开。群贤东进福建,可谓“刺桐古城迎宾客,海上丝路飞彩虹”。经过这样连续几届的学术研讨,方言学界与语法学界学者的互补交流更加密切融洽,问题探索也更加扎实深入。

汉语方言的研究从上个世纪的平面描写开始,先是音韵、词汇,再延伸到语法及修辞。然后,逐步展开,做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共时对比,成果十分丰厚。然而,由于汉语研究分工的细化,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古汉语的音韵文字训诂,以及方言的研究、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几乎是相对独立,各个分支各领风骚。单向的研究深入了,但语言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却顾及较少,这未免降低了汉语研究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朱德熙先生鉴于自己从方言研究中获得的对普通话语法的新认识,曾经极力提倡加强方言的调查与研究。2007年4月,我曾受李如龙和戴庆厦教授的委托,在泉州师院主办第一届中国语言及方言语言接触问题学术研讨会。民族语言、汉语及方言的研究学者围绕语言接触问题首次聚集一堂,探索汉语方言之间以及汉语与周边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内在关系。确实,方言的研究除了描写,还需要扩大视野,需要加强与其他领域的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也许这样路子就能更宽广,研究就能更到位,结论就能更可信,探索就能更成熟。

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就是把专注于方言研究的学者和专注于汉语语法研究的学者召集在一起,把方言与普通话的比较或与其他方言、与古汉语的比较,在会议的平面上展开,彼此关注对方的成果,实

2 * 汉语方言语法新探索

现双方观点的碰撞、交流和启发。一个人要兼通多个学科不容易,要把研究站在他学科的角度更不容易。有机会与不同研究视野的学者坐在一起,相互切磋,相互参照,可以提升我们多方位、多视角综合研究的能力。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研究方言,不能仅局限于语音、或词汇、或语法的单项研究,还应注意方言语音与词汇、与语法三者之间复杂的制约关系;因为语言的某一要素的演变,往往会引起相关要素的变化。汉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汉语也同样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汉语历史上的演变,往往不只是语言内部结构的发展问题,还可能因为不同族群的移民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造成方言与方言相互之间的替代或融合;抑或与周边不同民族语言的接触而发生变化。方言的演变还与方言自身的强弱有关,与自身追求与共同语的衔接有关。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从社会的构成、历史的沿革、经济与文化的影响等方面去寻找、印证相关的研究答案。也许因为这方面的探索,将获得与其他学科更好地交流和启发。

打开方言研究的视野,拓宽方言研究的路子,加强不同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已经在广大学者中取得共识。也许这就是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能获得延续的重要原因。本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共收到论文 55 篇,论题涉及方言演变、方言语义、体标记研究、方言与普通话比较、虚词研究、语言结构与句式研究等多个方面。本论文集选取其中 23 篇已经正式发表过的文章,结集出版,以方便更多的读者阅读和交流。我们相信,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将会继续开下去,越开越好!

林华东

2010 年 3 月 10 日

目 录

前 言

- 泉州方言名词、动词及形容词的重叠式 陈燕玲(1)
- 昆明方言量词的组配 丁崇明(14)
- 西安方言特殊的“A + 人”式感觉形容词 兰宾汉(26)
- 古田方言动词的否定音变 李滨(33)
- 泉州方言的程度副词 林华东 许亚冷(43)
- 闽南南安话的助词“着”、“了”、“去” 吕晓玲(55)
- 上海话的句末“快” 石定栩(65)
- 绍兴柯桥话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法 盛益民(76)
- 再论泉州话完成体和持续体助词[la⁰]的来源 王建设(87)
- 尊称“您”的来源 汪化云(93)
- 福建光泽话的状态形容词 谢英(101)
- 从《祖堂集》看唐末闽南方言“仔”缀语词的发展 杨秀明(112)
- 镇坪八仙方言的“哒” 周政(120)
- 扬州方言表微标记“-头” 张其昀(126)
- 陕县方言表“当然”的语气助词“丐” 张邱林(134)
- 汝城方言的人称代词 曾献飞(140)
- 惠安方言“随 X, 随 Y”句式 陈曼君(146)
- 谈约量结构的“X 把”与“X 来” 陈淑梅(160)
- 赣方言中给予句的结构及其类型考察 胡松柏 黄丽敏(170)

2 * 汉语方言语法新探索

上海方言疑问句近百年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邵敬敏(182)
河北魏县方言中的三种结构	吴继章(192)
授予动词“把”来自对“把O直与O间”的重新 分析	余少平 庄文量(203)
闽北地区五个方言的词法特点	张双庆(210)
后 记	(226)

Contents

The Overlap of Quanzhou Dialect's Nouns, Verbs and Adjectives	(1)
The Assembly of Kunming Dialect's Quantifier	(14)
Feeling Adjectives in Special "A + 人" Form from Xi'an Dialect	(26)
The Negative Tonal Modification in the Verbs of Gutian Dialect	(33)
Adverbs of Degree of Quanzhou Dialect	(43)
The Auxiliary Words "Zhuo"、"Liao"、"Qu" In Nan'an Minnan Dialect	(55)
The End of The Sentence-kuai(快) in Shanghai Dialect	(65)
The Non-question Usage of Interrogative Pronouns in Shaoxing Keqiao Dialect	(76)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Source of Tense Auxiliary[$l\theta^0$] in Quanzhou Dialect	(87)
The Origin of "nin" in The Respectful Form	(93)
The State Adjective of Guangze, Fujian Dialect	(101)
Tang is Last from That "theancestor hall assembles" "young" Level Sewing on	(112)
"Dā" in Dialects of Zhenping and Baxian	(120)

4 * 汉语方言语法新探索

The Smallness Mark-tou(头) in Yangzhou Dialect	(126)
The Modal Particle-mian(丐) Signifying “of course” in Shan County Dialect	(134)
On the Personal Pronouns in Rucheng Dialect	(140)
The “Sui X, Sui Y” Sentences in Minnan Dialect	(146)
On Approximation Structure of “X 把” and “X 来”	(160)
The Research of The Structure and Classification of Giving Sentence in The Dialect of Jiangxi Province	(170)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in Shanghai Dialect in The Last 100 Years	(182)
Three Kinds of Structures in The Wèixiàn Dialect in Hebei Province	(192)
Dative Verb “ba” from Re-analysis of “ba O 直 and O 间”	(203)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Five Dialects in North Min Districts	(210)

泉州方言名词、动词及形容词的重叠式

陈燕玲(泉州师范学院)

19世纪以前,泉州方言一直是福建闽南话的代表,共有十四个声母、八十七个韵母、七个声调(不包括轻声)。语法有很多特殊的现象,重叠形式就是其中之一。本文主要从词语入手,以泉州鲤城区的使用情况为代表,从语法、语义和语用探究泉州方言的重叠形式。这里所要讨论的重叠既有词的重叠也有语素的重叠。泉州方言词语的重叠形式在王建设和林华东先生的论著中提及,但从语法、语义和语用三角度系统地探讨泉州方言的重叠式,近二十年来未见。泉州方言的大多数词类都能重叠,本文只讨论名词、动词、形容词的重叠形式。

一、名词的重叠式

普通话中名词的重叠形式较少,一般只有表示亲属称谓的词和少数的物名词重叠。如“爸爸、妈妈、爷爷、婶婶、公公、婆婆”等。这种重叠式表示某种共同的语法意义,不算构形的形态变化,亲属称谓的重叠形式泉州方言没有,如“爸爸、妈妈”在泉州方言的直呼中用“阿爸、阿母”,而背后的称呼则用“老爸、老母”,“公公、婆婆”在泉州方言中则称为“大官、大家”,普通话中的“弟弟、妹妹”则称“小弟、小妹”,“哥哥、姐姐”则称“阿兄、阿姊”等等。但泉州方言名词的重叠形式范围要比普通话广。泉州方言名词重叠形式有“AA”式、“AAA”式和“ABB”式等。

1. “AA”式

普通话名词的重叠形式中也有“AA”式,如前面提到的“爸爸、妈妈”等,但这种重叠式AA与基本形A在语义上没有区别,也就是说“爸=爸爸、妈=妈妈”。

在泉州方言中这种形式的重叠不是基式A意义的简单相加,方言

中“AA”式的基式 A 和重叠式 AA 在语义上是不同的,而且也没有内在的联系。重叠后意义发生了变化且词性也由基式的名词变成了形容词。如:

- (1) 即种物件食起来水水。
(这种东西吃起来像水一样稀。)
- (2) 米碎糜食起来沙沙。
(碎米。的稀饭吃起来有细沙状的感觉。)
- (3) 驱风油食起来冰冰。
(驱风油吃起来像冰一样冰。)
- (4) 阿兄生遭猴猴。
(哥哥长得干瘪难看。)
- (5) 肉着煮遭胶胶则有补。
(肉要煮得像胶一样粘才补。)
- (6) 即碗面煮遭汤汤。
(这碗面煮得像汤一样稀。)
- (7) 糜煮遭糊糊。
(稀饭煮得像糊一样烂。)
- (8) 塍螺无洗清气,食起来涂涂。
(田螺没洗干净,吃起来有土腥味。)
- (9) 汝唔嗲天天唔应依。
(你不能漫不经心、若无其事,不搭理人家。)

这种重叠式主要是表示事物的状态和性状,一般做状语,有时也可以用做定语,偶尔还用做谓语。如:

- (10) 公婆面忧忧。
(公公和婆婆愁着脸。)

2. “AAA”式

泉州方言单音节名词的重叠式除了“AA”式外,还有“AAA”式,这种重叠形式在普通话中是没有的,但在泉州方言中很普遍。如:

- (11) 伊是阿猴猴猴。
(他非常干瘦。)
- (12) 即个人是阿柴柴柴。
(这个人非常呆滞。)

(13) 饭煮遛粒粒粒。

(饭煮得很硬。)

(14) 即碗糜食起来沙沙沙。

(这碗稀饭吃起来有很严重的细沙的状态。)

(15) 糜煮遛水水水。

(稀饭煮得非常稀。)

这种形式的重叠表示程度比“AA”式深,含有“很、非常”的意思,除此以外,还可以表示极端的意思。^[1]如:

(16) 排阿尾尾尾

(排到最后面)

(17) 踢阿边边边

(踢到最边缘)

(18) 搨阿底底底

(挖到最底层)

3. “ABB”式

名词的“ABB”式重叠在语义和语用上和普通话的重叠式基本一致,在句中主要做谓语、补语,也可以做定语。例如:

(19) 阿嫂水吻吻。

(嫂子长得很俊美。)

(20) 镜面磨遛光焱焱,果然功夫真出名。

(镜面磨得光闪闪,果然功夫很出名。)

(21) 光咧咧兮火萤。

(光闪闪的萤火虫。)

在此我们不多讨论。

二、动词的重叠形式

在普通话中重叠是一部分动词的语法功能之一。郭锐认为,^[2]在现代汉语中,有12%的动词可以重叠,单音动词重叠形式有AA式,双音节动词重叠形式有“AABB”式。泉州方言中动词的重叠形式也是普遍存在的,^[3]而且比普通话形式多样、语用意义丰富,主要的重叠形式有“AA”式、“ABB”式、“AAA”式和“AABB”式、“ABAB”式等。

1. “AA”式

泉州方言动词的“AA”式有三种表示意义：

一是重叠后变成形容词，表示某种状态，可以充当谓语、状语等。这种重叠式的语义和基本式的语义不同。如：

(22) 门开开，厝里无人。

(门敞开着，屋里没人。)

(23) 迄支旗杆倒倒。

(那支旗杆快倒了。)

(24) 汝骂伊，伊犹是笑笑。

(你骂他，他还是笑笑的。)

(25) 伊倚遘痾痾。

(他走得缩缩的。)

(26) 看汝归日畅畅。

(看你整天乐观开朗的样子。)

(27) 水鸡扛轿目吐吐。^[4]

(青蛙抬轿眼睛向外突。)

有的重叠后变成副词，如：

(28) 伊定定来即搭泡茶讲古。

(他经常来这里泡茶聊天。)

(29) 侵欠人债满满是，被人辱骂无了时。

(到处都欠债，经常被人辱骂。)

二是单音节动词语素重叠构成动词，一般充当谓语，这种单音节动词重叠后面一定要有补语，不能单用，在语义上只表示动作的重复。如“掠掠起来”就是表示反复“掠”，与基本形在语义上没有区别。如：

(30) 将拙个鱼掠掠起来。

(把这些鱼抓起来。)

(31) 菜着沃沃甲氮咧。

(菜要浇得透一些。)

(32) 汝着食食甲饱咧。

(你要吃饱一些。)

(33) 草着挽挽兮清气。

(草要摘干净。)

(34) 裤着拢拢伊好势。

(裤子要穿好。)

三是动词重叠后仍是动词,表示“稍微”,说明动词完成得很容易。在普通话中“AA”式重叠有表示轻微、短暂的意思,如“看看、走走、说说、听听”等。普通话能用作“AA”式的语素在泉州方言中基本重叠。如:

(35) 脚踏车修修咧。

(自行车修一下。)

(36) 将拙个册缚缚咧。

(把这些书绑一下。)

(37) 菜捻捻咧。

(菜择一下。)

(38) 汝去外面佚佚咧。

(你到外面玩一下。)

(39) 手洗洗咧则食。

(把手洗一下再吃。)

以上事例中的“咧”可以和“两下、几下”替代,都是动词短时体的形式,只是虚化的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形式在泉州方言中很普遍,且与普通话在语法、语义与语用上存在一定的区别。

首先,从句法角度看,泉州方言动词的“AA”式重叠一般不单独充当单句的谓语,只有构成“AA咧”后才能作谓语。陈泽平先生认为,^[5]福州话动词或动词重叠式的后面附着上“囉”或“咧”构成短时体,其语法意义约相当于普通话“走一走”、“听一听”等插入中缀“一”的动词重叠式,“囉、咧”是动词的短时体,“囉”是“蜀下(一下)”的合音,“咧”是“蜀只”的合音,都是由动词之后的数量补语虚化合音而成的。陈泽平的这种分析同样适合泉州方言动词“AA咧”式的语法意义。在泉州方言中,动词词义本身具有“短时”意义的都能够在后面附加短时体标志“咧”,表示动词的短暂,语用色彩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如例 35-39。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这种用法的动词必须具有短时的意义,否则就不能这么用。例如:

(40) 红旗飘飘咧。*

(红旗飘一飘。)

在带宾语方面,不及物动词的“AA”式不带宾语,及物动词的“AA”式可以带宾语,但动词所涉及的对象一般放在动词的后面充当宾语,句式一般是对举的。如:

- (41) 看看报纸,饮饮茶,时间过遑野快。
 (看看报纸,喝喝茶,时间过得很快。)
- (42) 说说笑话,行行操场,安尼对身体野好。
 (说说笑话,走走操场,这样对身体很好。)
- (43) 伊甚乜代志计无做,归日咻咻、食食、佚佚。
 (他什么事都没做,整天喝喝、吃吃、玩玩。)

动作涉及的对象放在重叠后动词的前面或者后面,在语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表示动作的随意性,但是如果涉及的对象放在前面,要在AA的后面加上“咧”。如:

- (44) 报纸看看咧,茶咻咻咧,日子过遑野快。
 (看看报纸、喝喝茶,日子过得很快。)
- (45) 古讲讲咧,外面行行咧,心情野好。
 (说说话,到外面走走,心情很好。)

在句法结构上,“AA”后加“咧”常用于连谓句中充当其中的一个谓语。如:

- (46) 行到外面互风吹吹咧。
 (走到外面吹吹风。)

或者用于复句中分句的谓语,如例44。或者充当紧缩复句中的第一个谓语。如:

- (47) 迄块椅擦擦咧就清气。
 (那张椅子擦一擦就干净。)

“AA咧”如果是单用只用在祈使句中,且通常前面加状语以突出强调动作的随意性。如:

- (48) 汝将即块椅随便擦擦咧。
 (你把这椅子擦擦吧。)

如果在其他单句中单独使用有言犹未尽之感,不这么使用。如:

- (49) 许椅擦擦咧。*

其二,从语用的角度说,“AA”式重叠的动词,要由近指和远指的指示代词或虚指的方位名词组成对举句,才能表达完整的意思。

(50) 汝即搭瞭瞭迄搭看看,到底待做甚也?

(你这里瞅瞅,那里看看,到底在做什么?)

“AA 咧”在泉州方言中经常使用,一般用于口语上下句对答中,表示动作的随意、漫不经心,动作时间的短暂,强调动作的容易实现,这种用法动词的动作行为性相对减弱。

(51) 汝厝里到学堂行咧就到咯。

(你家到学校走一下就到了。)

(52) 汝厝里到学堂行行咧就到咯。

(你家到学校走走就到了。)

上面例子说明学校到家里行走的时间不长,路程很短,这个目的容易到达。

其三,从语义的角度看,泉州方言单音节动词重叠前的主语可以是语义明确的名词或代词,但如果重叠后单独作谓语,不加辅助成分,主语就不能是语义明确的动词或名词,而只能是泛指 的指示代词或虚指的方位名词,如“即、迄、即搭、迄搭、即个、迄个、东、西”(不用“南、北”)等,但应该注意的是这时的方位名词或指示代词应该组成对举句,语义才能完整,大多用于责备或不愉快的语境。如:

(53) 汝东看看,西看看,到底待看甚也?

(你东看看,西看看,到底在看什么?)

(54) 汝者看看,许看看,到底待看甚也?

(你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到底在看什么?)

2. “ABB”式

即中心词在前,重叠修饰词在后。

普通话中动词也有“ABB”式的重叠,如“笑呵呵、笑吟吟、笑盈盈”,但这种形式在充当句子成分时要在后面加“的”,如:“她笑咪咪的,和我一起走过月台,以后就没有再见过她了。”但在泉州方言后面一般不再附加其他成分,如“即桶水烧滚滚。”喘嘍嘍、烧滚滚、散掖掖等。

(55) 汝互恁团缚紧紧。

(你被儿子绑紧紧的。指很难出门。)

(56) 我泉州行透透。

(我走遍泉州。)

(57) 伊野欢喜, 归日笑咪咪。

(她很高兴, 整天笑咪咪的。)

(58) 爬楼梯爬阿喘噗噗。

(爬楼梯爬得气喘吁吁。)

(59) 即碗糜烧滚滚。

(这碗稀饭很烫。)

在泉州方言中有的动词的“ABB”式重叠后变成了副词。如:

(60) 有一日仔, 一只坐满渡客的渡好行到江中, 相静静, 风浪大作, 船较卜沉落去。

(有一天, 一只渡船载客到江中, 恰好, 风浪大作, 船快要沉下去。)

例 60 中的“相静静”是“恰好”的意思, 是个副词。

3. “BBA”式

即中心词在后, 重叠词在前。普通话也有这种用法, 如: 蹦蹦跳、嘻嘻笑等。泉州方言动词的这种用法还是比较常见的, 如:

(61) 婴仔捂捂眠, 嗤嗤晒。

(抚, 抚, 抚, 哼哼唱, 小宝宝睡得香。)

(62) 蛇蚤公, 扑扑跳。

(公的跳蚤蹦蹦跳。)

在泉州方言的动词 BBA 重叠中, 有除了表示状态外, 还可以表示程度, 如“嗤嗤晒”, 指睡得很熟。

4. “AAA”式

泉州方言的动词还可以有“AAA”式的重叠, 重叠后词性发生改变, 变成形容词, 表示事物的某种状态, 这种重叠形式后头一般不带其他成分。例如:

(63) 一枝竹仔浮浮浮, 阿兄叫我去牵牛。

(一根竹子水面游, 哥哥叫我去牵牛。)

(64) 伊互即条绳绑遘死死死。

(他被这根绳子绑得特别紧。)

(65) 伊今日甲气气气。

(他今天非常生气。)

(66) 门甲开开开。